

鲁迅著作版本丛谈

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鲁迅著作版本丛谈

唐 弢 等著

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文津街七号)

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

北京市大白楼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$9\frac{1}{8}$ 印张 216千字

1983年 8月北京第1版 1983年 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册 定价: 1.20元

图书分类号: I 210.97 统一书号: 10201·12

出版说明

《鲁迅著作版本丛谈》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家著作版本作介绍的初次尝试的集子。

本书是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所举办“鲁迅著作版本展览”的基础上，组织鲁迅研究者和有关工作者分别就鲁迅著作版本的风格，版本的概貌，一些重要著译版本的考证，不同种类、地区、年代版本的特点及其影响，以及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设想等，写了文章。书中谈到不少新发现的史料。书后附了至今较为完备的鲁迅著作版本的书目。

本书对文学研究者很有用处，对广大热爱鲁迅，有志研读鲁迅著作的读者，也会有许多启发和帮助。本书作为《中国作家研究资料丛书》一种出版，以后将陆续编辑出版同类书籍，希望得到文学研究者和读者的支持和帮助。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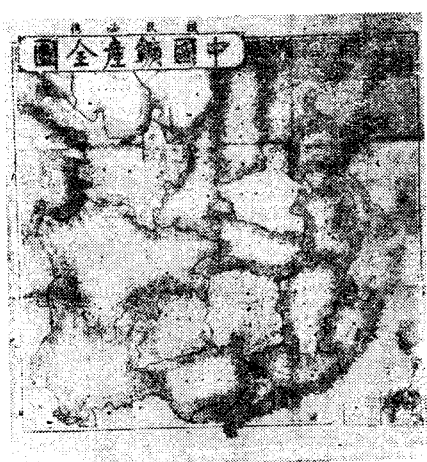
横眉冷对千夫指，
俯首甘为孺子牛。

——鲁迅



《中国矿产志》初版封面

《中国矿产志》第四版封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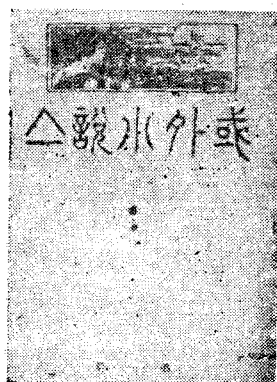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中国矿产全图》缩印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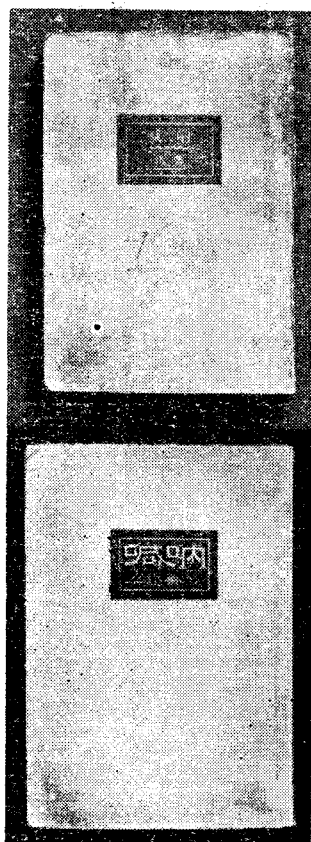
《地宫旅行》初版封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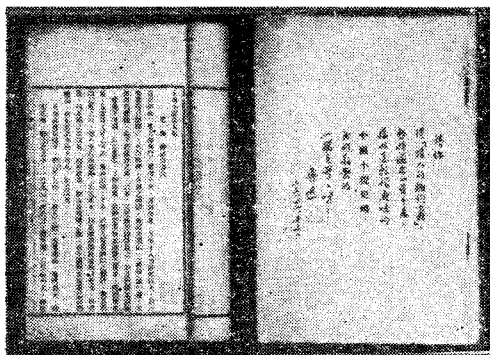
《域外小说集》初版封面



上:《呐喊》初版封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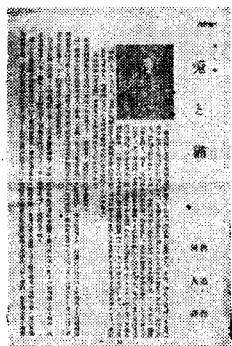
下:《呐喊》第三版封面





左: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铅印讲义本
右: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初版题赠本

左:三闲书屋《毁灭》封面
右:《小约翰》再版封面



日文版《北京周报》鲁迅自译《兔和猫》书影



鲁迅手拟的《珂勒惠支版画选集》广告



延安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选
编《一件小事》封面

王锡荣摄

- 上：延安解放社编选的
《鲁迅小说选集》
下：延安解放社编选的
《鲁迅论文选集》

左：斯诺翻译的汉英
对照本《祝福》封
面

右：欧罗巴杂志发表
《阿Q正传》时的
目录书影



(本书图片除署名者外,其余均为张小平摄制)

鲁迅著作版本丛谈



封面题字.....孙 用

目 录

1. “拙的美”唐 弢 (1)
——漫谈毛边书之类
2. 搜集鲁迅著作版本的乐趣.....丁景唐 (6)
——兼谈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一点设想
3. 鲁迅著作版本览胜.....王永昌 王锡荣 吕福堂 (18)
※ ※
4. 一部充满爱国激情的著述.....吕福堂 (37)
——《中国矿产志》版本简介
5. 《中国矿产全图》的发现.....刘华庭 (48)
6. 《呐喊》各版过眼录.....王锡荣 (49)
7. 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版本演变.....吕福堂 (61)
8. 《汉文学史纲要》手稿本、油印本及命名由来.....

.....	吕福堂 (80)
9. 《小说旧闻钞》版本琐谈.....	赵淑英 (86)
10. 漫话鲁迅的《毁灭》译本.....	张小鼎 (94)
※	※
11. 反“文化围剿”的一个胜利回合.....	王永昌 (106)
12. 解放区出版的几种鲁迅著作.....	王锡荣 (117)
13. 鲁迅诗集的最早版本.....	振甫 (128)
14. 鲁迅书信搜集与成书经过述略.....	王永昌 (132)
15. 《鲁迅日记》的发表与出版.....	包子衍 (144)
16. 《鲁迅全集》的几种版本.....	王锡荣 (153)
17. 鲁迅的作品在世界各国.....	戈宝权 (168)
※	※
18. 鲁迅注重编辑出版工作二三事.....	叶淑穗 (197)
19. 鲁迅与装帧艺术.....	王观泉 (205)
附录：鲁迅著作版本展览书目.....	(216)

“拙 的 美”

——漫谈毛边书之类

唐 弢

鲁迅先生爱书，这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了，由爱书而讲求版本装帧，也往往为人们所乐道。虽然他写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参考的都是包括石印在内的坊间普通版，从不追求珍本精刻；但自己印起书来，不论是本人的还是别人的著译，却又十分讲究：纸张要好，天地要宽，封面要大方，插图要精致，装订用穿线而不用铁丝，从实用到美观，一点儿都不含糊。他喜欢书籍“不切边”，自称“毛边党”^①，在给《八月的乡村》作者萧军的一封信里说，“切光的都送了人，省得他们裁，我们自己是在裁着看。我喜欢毛边书，宁可裁，光边书象没有头发的人——和尚或尼姑。”^②只这几句，好恶分明，分寸允当，他爱毛边书的心情，已经跃然纸上了。

我说这些，并非怂恿大家都去学鲁迅，加入“毛边党”。我以为这类事情，不妨各随所好，听其自然，又只须全面权衡，分清缓急，别的就可以不问不闻了。尽管事例不同，我还是想起鲁迅论袁中郎的一段话来。那时有人捧袁中郎，有人骂袁中郎，鲁迅说，主要“当看他趋向之大体，趋向苟正，不妨恕其偶讲空话，

①《书简·致曹聚仁》，1935年4月10日。《鲁迅全集》⑬

②《书简·致萧军》1935年7月16日。《鲁迅全集》⑬

作小品文，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。正如李白会做诗，就可以不责其喝酒，如果只会喝酒，便以半个李白，或以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，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‘排绝’的。”^①这段话很精辟。问题的关键不全在喝酒，而在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自命，或以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。这样一来，事情的性质变了，不应再拘工于一端。知人论世，我们可以从中悟出许多重要的道理来。

不许弄毛边书，说弄毛边书是玩物丧志，给读者又带来不便，就不许喝酒一起，悬为禁例，违者从严处分。干脆自然是干脆的。不过，以此治天下，天下必将趋于单调，枯寂，索然无味。鲁迅敢于从严肃中喝几杯酒，玩玩毛边书，使生活多一点色彩，正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，也即他的伟大和不可及处。从这点着眼，我想指出：喝酒之于做诗，小品文之于正经事，毛边书之于装帧艺术，恐怕不是什么对立的東西。自然，如果一个人只会弄毛边书，便以半个鲁迅自命，就象只会喝酒而以半个李白自命一样，用鲁迅的话，那就应该赶紧将他“排绝”了——决计不给一点通融的余地。

这是个严峻的不能动摇的界限。

我个人是喜欢毛边书的，但没有资格加入“毛边党”，这方面的知识还太少。大约四十几年之前，在“孤岛”上海，有一次我问许广平先生：她手自经营三集《且介亭杂文》，为什么不印一点毛边的？许先生听了愕然。原来她不仅印过毛边本，还托人带给了我一套，谁知这位带书的人也是毛边爱好者，从中将书干没了，以致我一直认为三集《且介亭杂文》没有毛边本，险些儿闹出笑话来。

其实我对毛边书早有好感。与鲁迅先生从反面嘲笑“和尚”、

^①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“招贴即扯”》，《鲁迅全集》⑥

“尼姑”相印证，我觉得毛边书朴素自然，象天真未凿的少年，憨厚中带些稚气，有一点本色的美。至于参差不齐的毛边，望去如一堆乌云，青丝复顶，黑发满头，正巧代表着一个人的美好的青春。自然，这是三十年代初期的印象，溯而上之，便不完全相合了。因为我国最初出现的毛边书，毛在书根，不在书顶，比如“新潮社文艺丛书”里的《呐喊》初版本，爱罗先珂《桃色的云》，孙福熙《山野掇拾》，就都是的。等到各书归北新书局出版，毛的一边才移到书顶，而且一直沿用下来。鲁迅先生“和尚”、“尼姑”之说，我的一堆乌云的想象，这才有了客观的依据。但因此又有人怀疑：新潮社最初几本毛在书根的文艺书，会不会只是装订上一时错失，将它颠倒过来，而不是毛边书沿革中正式出现的一种形式呢？

这是应该予以澄清的问题。

书籍装帧也象整个“五四”文化革命一样，吸收了外来的影响。毛边书即其一例。从当时英、法、德和部分美国与日本的出版物看来，“新潮社文艺丛书”的做法不是杜撰的。西欧书籍硬面精装，讲究的还用金顶。不是和尚不成佛。只有将头颠磨得光光，涂上金，才会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来。这类书往往上下都光，只有书口留着毛边，一来取其翻阅方便，二则保持本色，给人一点拙朴的美，看去略带野趣。至于有的连书根都留毛边，那就更加不在话下了。

以我自己的亲身经验而言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：抗日战争胜利，傅怒庵（雷）为了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译本的装帧，拉我一起访问了林风眠的法国籍太太。她是著名的书籍装帧家，装订全部都用手工。在那里，我们真的开了眼界：经她亲手装订印数极少的珍本奇书，她为参考而收藏起来的英、法文精印本，或金碧辉煌，或简单朴素。有的只有书口一面毛边，有的连书根两面

毛边。但没有一本满头乌云，象鲁迅所提倡的“怒发冲冠”式的毛边书，这使我稍稍感到意外。但我还是从这里得到启发，猛然领悟中国也有这种毛边书，不是“新潮社文艺丛书”，而是声势比新潮社浩大的另一套。一九二六年，创造社出版丛书，采用西洋办法而略加变通，多少带一点日本的风味。丛书封面卷边，以朱顶（红色）或兰顶代替金顶，如郭沫若的《橄榄》、张资平的《冲积期化石》、都德的《磨坊文札》、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都是书口与书根两面毛边，虽然和“怒发冲冠”式有点不同，却还是不折不扣的正宗毛边书。只是封面卷边，头顶着色，毛的程度较弱，人们反而将它忘却，甚至不作为毛边书论列了。这实在是一个大错误。

就我所知，将毛边从书根移到书顶，终于固定下来，的确是从北新书局开始的。这当然和“毛边党”首领鲁迅有关。因为鲁迅先生的书影响大，从小说到杂文，书出得比较集中。同时也和其他几位出书较多的先生继起仿效分不开：例如周作人的五本“苦雨斋小丛书”及其它单行本，郁达夫的七本《达夫全集》，许钦文从《故乡》开始的十二本短篇小说集，李青崖翻译以《哼哼小姐集》为首的九本莫泊桑短篇小说集，都在北新书局出版，都以毛边书的形式和读者见面，浩浩荡荡，先声夺人，为这种形式的风行开辟了最初的道路。

至于毛边之所以自下而上，从书根移到书顶，却并不如有些人所说，同鲁迅先生的性格合拍，他自己的相貌就保持着“怒发冲冠”式的和社会不相调和的形象。事实并不如此。记得鲁迅先生说过，洋装书是直插的，用硬封面，毛边在书根不受影响。中国尚没有全用硬面精装的条件。线装书宜于横放，向来的习惯是将书根磨光，写上书名，以便随时查阅。过去还有以写书根为业的专门人才呢。何况旧式书箱很多是按横放设计的，书根朝外，将

只见到乱糟糟的一堆。根本说不上朴素美，单纯美，本色美，更说不上拙的美了。

我以为这是我们研究毛边书的一个材料，从这里开步走吧。

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

搜集鲁迅著作版本的乐趣

——兼谈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一点设想

丁景唐

我在青年时代就崇敬鲁迅先生，爱读他的作品，从他的著作中认识社会，汲取前进的力量。几十年来，特别是解放以后，我不时阅读鲁迅的著作，如有机会到外地出差，总忘不了挤时间到旧书店逛逛，有时“掏”到一、二本难觅的鲁迅著译版本，从中得到不少乐趣和教益。后来，还注意收集鲁迅先生的佚文和有关资料，就学习所得，写了一些读书札记，为鲁迅研究增添了一砖一瓦，其乐融融。

三十年代中，我进入初级中学。由于爱好阅读新文艺作品，家里的几册《语丝》、《小说月报》和创造社刊物已不能满足我对新文学的渴望。我从小失去父母，依姑母、叔父生活。买不起书，于是就到申报图书馆（后改名量才图书馆）、蚂蚁社图书馆借书，饱览我所喜欢的文学作品。以后，又从图书馆跑向街头，到四马路（今福州路）望平街（今山东路）一带、北四川路横浜桥、爱文义路（今北京路）王家沙等上海滩旧书荟萃之地“掏”旧书。我翻得多、看得广，但买得绝少。然而今天回想起来，我对新文学书刊和鲁迅著译版本能有一些鉴别能力，大半得自当年跑图书馆、逛旧书店（摊）的经历。在图书馆查书目、借书，是熟悉版本的好机会，而到旧书店（摊）翻书、掏书，听听那些

懂得书道的人对于书版的议论，更是增长知识的途径。偶而遇到心爱的廉价书，也买得一、二本，不久，倒也收集了一些鲁迅的著作。

1937年“八·一三”淞沪抗战的炮火轰响，我随家从虹口逃难到苏州河南岸的同孚路（今石门路）一带。我最早收集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、《两地书》以及一些现代作家作品，留在虹口沙泾路“杀牛场”旁的故屋里，终于与民族同遭劫难。书的聚散，这在我是最早的一次经历。记得当时带出来的，是从光华书店“掏”来的几本削价书，其中有鲁迅编的《近代木刻选集》（一）和《落谷虹儿画选》。这两本画集曾在我读初中时，伴我遨游艺术之林。我用幼稚的手笔摹拟过里边的那些心爱的画。其时我已学写新诗，最初模仿着学写的是鲁迅翻译的落谷虹儿自己写的题画的抒情小诗。

在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战烽火中，我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的洪流。一九三八年春参加上海市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（学协）的活动。有次，我和同学们为四川路一个教会团体办了一张壁报，我引用鲁迅先生“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”的论点，写了一篇杂文，这大概是我最早写的杂文，竟被斥为“不轨”。我正是在这“不轨”的轨道上走向革命，而鲁迅的著作是我文化教养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后来，我们办了一个读书会，每人每月出几角钱，铢寸累积买了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、《战斗中的陕北》和生活书店的《青年自学丛书》等。这时，二十卷本《鲁迅全集》开始预约，但哪里来的钱买呢？读书会中有一个比我低一级的高中二年级同学郭锡洪^①，他是个独养儿子，我们怂恿他向父亲要

^①郭锡洪，又名郭明，一九三九年入党。一九四一年春，王楚良同志调文委工作后，组织上调郭助我编《联声》。解放后，曾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，一九五一年病故。